

名人
日记

人生非梦总难醒

刘心武 著



刘心武

人生非梦总难醒

刘心武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张 珏
封面装帧 陆震伟

名人日记 1994

人生非梦总难醒

刘心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156,000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40,000

ISBN 7-208-01941-X/G · 265

定价 10.40 元

作者简介

刘心武，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自从十八年前，以《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小说名闻遐迩后，刘心武的创作不断向前推进。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得茅盾文学奖；《四牌楼》获得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他的中篇小说《如意》、《小墩子》拍成影视后评价不凡；他的纪实文学作品《5·19 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私人照相簿》反响热烈。刘心武现在不仅是中国大陆最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在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华文阅读圈中也声名显著；他的作品在海外被译为英、德、法、意、日、俄、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1992 年，刘心武曾应瑞典文学院之邀参加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关活动；1993 年《刘心武文集》八卷出版。他的创作成绩已被海内外多种名人录与文学辞书所肯定。

自序

这是切割给读者的一块带血带肉的生活，我的生活。

这当然是再平凡不过的生活。稍微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我是一个作家，一个主要写小说，也兼写散文、随笔、评论的作家，因此，在我的这些日记里，也许比较多地体现出了一个作家的特殊视角、特殊关怀、特殊的敏感与矜持，并有不少直抒我对文学、艺术、大文化见解的文字；而我在诸多作家中，又属于比较耽于理性的，即使一桩在别人看来很平淡很惯常的事，落入我心窠后，我也很可能把它揣得火烫，生发出许多纷杂沉重的感慨。有人说我这种心态太“古典”。可是偏我又是一个很入世、入时、入俗的人，因此，我的日记又仿佛是这九十年代中期不断摇出新花样的都会世态人心的“万花筒”，而我的抵牾、应变、融通与苦索，又令另一些人视为颇具“后现代”特征。其实，我就是我，重览这些渐渐远去的时日所留下的心迹，聊以自慰的是，我没有失去自己。目前我们所共临的社会转型期，正如大瀑壮泄后，那布满旋涡的奔流，随流而进，却不失却自己，特别是自己的心——一颗大体干净通透的心，并不是一件很容

易的事！

我把这些日记公布出来，正如邀读友们到我家作客，并拿出自己的私人照相簿给大家翻看，也很在客人们面前曝了些私家之光。不过，这印出来的日记，当然不可能是我个人日记的原始面貌。正如家里来客前，我少不得要将家里特意打扫布置一番一样，你所见到的，容当比无客时的我家光鲜一些，有一些以往得到的、自以为是美好的东西，平时早已收起，这时可能又拿来摆出，意在与客分享；而你来到我家，我虽热情相待，有些部分，我却并不向你展示，如卧室、柜橱、抽屉内部，等等。因此，我编这本拿出公开的日记，对原始状态的日记作了一些调整润色，并删去了不愿公诸于众的私密部分，你一定能够理解。不过，我要特别向你保证，这本书里所有的篇什，均非虚构，并且确是我的心音；这不是一本日记体的小说，或只是用日记为载体的一本随笔集。我是真心真意地，用这本书，请你到我的精神之家即我的“心窠”中作客！

我把这本书定名为《人生非梦总难醒》。我现在正反复咀嚼着这七个字的味道，心弦颤动不已。但愿读友诸君能与我共鸣！

1994年11月22日于北京绿叶居

目 录

自序.....	1
思念是根针.....	1
拉上窗帘.....	2
山水尚有相逢日.....	6
稻香阵阵	12
链中一环	16
吞瓜子	24
大屿山礼佛	26
西天东地?	29
烹茶更细论	36
蓝桥魂未断	42
永失我车	46
柳雾	50
晓歌入院	51
新式手术	56
长廊随想	59
要去上海	63
吾家三猫	67
上海光斑	70

“甜蜜的尴尬”之后	74
福哥	77
黑老曹	82
“杯赛”后的别样情怀	88
神秘的恭王府	92
天文思维	99
在“罗马广场”喝咖啡.....	103
不年轻的话.....	110
秦学.....	117
观故宫藏照.....	122
抱石头的孩子.....	125
儿子上班去.....	128
林大哥的三句格言.....	131
月光马儿.....	135
慈禧照相.....	139
重访北海.....	153
晚餐时的直播.....	156
读王《西厢》 观孙《红娘》.....	161
飞箭.....	166
灵魂的探究.....	169
与澳洲女士碰撞出眼泪来.....	177
白夜的联想.....	184
垂花无语忆沧桑.....	187
心灵探索的“三齿耙”.....	193

边缘有光·····	200
跟自己约谈·····	208
大叶绿萝图腾柱·····	213
请读《死水微澜》·····	218
镜外碎语·····	221
与“地下”的交往·····	228
父亲脊背上的痂子·····	233
把恶魔变成一个角色·····	238
我家有只招财猫·····	243
积极消费生命·····	251
宝绿色腰带·····	255
为人所厌·····	259
理解的边际·····	263
哥本哈根奇遇·····	267
福斯特戒酒·····	279
你倒试试看！·····	283
处境两喻·····	288
浓淡总随心意抹·····	291

思念是根针

1月2日 星期日

提起笔，心头有种异样的感觉，仿佛被无形的针，轻轻而又固执地点扎……

思念起各方的亲友来了！

是的，思念是根针。有时候它扎得我们心痛。“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时对远方的亲友的思念，更是在甜蜜中有丝丝缕缕的痛感旋出。父母的抚育，师长的教诲，昔日同窗的嬉戏，朋友离别后的失落，乃至家乡邻居的言笑，某个往日经常光顾的小商店里那几位熟面孔的店员……在佳节遥思时都可能忽然丛集心头，仿佛有针尖在心上不轻不重地划过，使得魂魄的弦儿，瑟瑟抖动，鸣出浓浓的惆怅……

思念是根针，把这根针拈在手中，用长长短短的信，用精心到礼品店选来的贺卡，或干脆自己制作贺卡，或在最恰当的时候拨响电话，于是仿佛针鼻中就穿上了长长的线，于是随着那信、那卡、那热线，你便缝合着分别后的隔膜与误会，裂隙与失落，于是便会有温暖的回馈，或徐或疾地来撞击你的心窝……

思念是根针，有时候你所思念的人不仅天各一方，而且竟无从联络，更无从得到所渴望的回馈，但你还是要思念，值得思念，因为思念的针，可以绾住

一片柔情，一瓣美丽，一颗真心……

能思念别人，说明自己的心灵还没有被世俗的功利壅塞得近乎窒息，在佳节年关尚能思念跟自己具体的功名利禄无涉的人，这是一种人性美善的张扬。因而思念又是一根能灸治见利忘义、六亲不认、自私狭隘、麻木不仁的医针。

能思念别人，是一种幸福。

能被人思念，也是一种幸福。

拉上窗帘

1月3日 星期一

在自己家里，有时要拉上窗帘。

白天，不一定是为了遮避强光。即使窗外并无刺目的衍射光，也把窗帘拉上。夜里，拉上窗帘并不一定是为了挡住室内的灯光，窗帘拉上了，可能反而要关灯。

拉上窗帘，是为了把自己的私人空间。同他人的私人空间与公众共享空间，更明确地区分开来。

为自己享有一个哪怕是小小的、不够大的、更可能是简陋的、远非华丽的私人独享空间，而感到幸

运，满心欢喜。

所谓住房问题，不是一个安放肉体的物质性问题；一个人应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是租用的），在那里面所安放的首先不是肉体（也许在设备优良的集体宿舍里，肉体反会更安适），而是心灵，再准确一点地表述，是个人心灵中那非社会性的部分，首先是个人的隐私。单身人结婚后，为什么又会闹离婚？当然有许许多多复杂的原因、特殊的情况，但很不少的案例，尽管亮到台面的是这样那样的原由，究其实，却是因为至少有一方失去了私人空间感，或以前并无私人空间，以为通过结婚可以获得私人空间，结果却大失所望。夫妻、家庭合谐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他们有“小群体共享私人空间”的感觉，一是在那小群体中，他们又有可能划分出一块（哪怕极小）的“纯私人独享空间”。

正常的社会，其功能之一，便是满足社会成员对私人空间的需求。

这社会上，如今有一些人，他们拥有很宽敞很堂皇的属于他个人的住宅，有的还不止一处，甚或还拥有别墅，但是他们并不懂得更无暇享用那私人空间。他们一天到晚周旋于写字楼大饭店歌厅舞榭球场泳池，但那都是为了作生意谋钱财搞公关求发展，虽然噓金饮玉、耳酣眼热、名车来往、笑颜相随，乃至珠围翠绕、香气氤氲，却只享受到一份“社会人”（所谓

“场面上人”的“成功之乐”，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他们有很可怜的一面——失却了在私人空间中的一份灵的自娱。

是的，也许有的人确实毫不在乎，我却万分珍惜私人空间里的心灵散步和心灵憩息。

有时，便不由得拉上窗帘。

或问：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在私人空间里，当然可以作“见不得人的事”，更当然可以有“难与人言之思”。如果那事于他人于社会有害，那么，“纸里包不住火”，一旦溢出私人空间，毒害了公众空间，自会招至法律的制裁、道德舆论的谴责；那思么，如果属于邪思，只要不化为行动波及门窗之外，也只好由它去吧。

但，为什么有的人凡事总是往坏处去想？

要破掉凡事总以恶意去揣测别人的思维定势。

要养成凡事无妨以善意去揣测别人的思维习惯。

拉上私人空间的窗帘，为的是暂时绝不干预他人和社会。

在属于个人独享的私人空间里，面对属于个人的心灵。沉浸在自己最喜爱的乐音中，画自己想画的画，写自己想写的字，摆弄自己的收藏，翻看私人照相簿，作自己想作的小手工，或什么也不作，与自己

所养的花草宠物默然相对。

拉上了屋子的窗帘，却拉开了心灵的窗帘，在不受他人和社会干预的超级宁静中，让良知的阳光，射进心灵的深处，也任潜意识中的浊流，无拘束地奔泄，在自我肯定中得大欢欣，在某种悔恨中不禁颤栗，放肆地惆怅，纵横地狂想，有选择地形而上一番，又无端地出声发笑或黯然饮泣……

享用私人空间，当然不一定要拉上窗帘。但我有时就不由得走过去，握住窗帘绳，很郑重地拉上窗帘，徐徐地，仿佛一个神圣的仪式。

承认：是为了从心理上，排除可能被他人窥视的不快感。这不是先天的。

我绝不侵略他人的私人空间。我也希望他人不要入侵我的私人空间，无意地闯入也不行。除非早有“什么时候来都欢迎”的允诺（那只限于少数至亲好友），我希望每一个来访者都能事先同我取得联系，最好电话商定到我家来的具体时间，我其实是很好客的，凡约定的客人，我总是竭诚地相待，但我不愿接待不速之客，有时不得不接待，我会显得很不耐烦，使来者印象很糟糕，这不是我的错，我也不在乎“架子”之类的抨击、讥讽，毕竟我的私人空间得到法律保护，我有权这样使用它，并且，我希望别人也这样对待他的私人空间。有人说这是受西方影响。也许，但我更多地想到属于全人类的那部分共

同的文明。

拉开窗帘，走出私人空间，进入公众空间，我意识到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我有责任感，更有同情心。

拉上窗帘，在私人空间里我彻底放松，面对，甚至咀嚼仅属于自己的隐秘，我更充分地体验到，我生命的多采、饱满和尊严。

山水尚有相逢日

1月23日 星期日

从台湾、香港回来，趁着记忆犹新，记下种种印象。

1994年1月初，一个别开生面的“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两岸三边华文小说研讨会”在台北召开，这个活动是由《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办的，得到台湾“行政院文建会”赞助，并由诚品书店通力协办。大陆方面有五位作家到会：柯灵夫妇、汪曾祺、李锐和笔者；莫言提出了书面发言。香港方面刘以鬯、施叔青到会，西西提出了书面发言。台湾到会的小说家有林海音、叶石涛、朱西宁、王文兴、陈映真、黄春

明、李昂、朱天心、张大春……还有若干著名的评论家和学者。此次研讨的范围，时间上跨越半个世纪，空间上囊括两岸三边，人选上是老、中、青三辈，流派上是多元多姿，话题却又无拘无束，所以引起了台湾各界特别是文化界的广泛而浓厚的兴趣。

会议的召开场地，是诚品书店的“艺文空间”。目前大陆尚无这样的一家书店，不仅有专卖雅书的充足店面，还有相当宽敞的展览厅，又附设充溢着“雅皮”情调的咖啡座和西餐馆，并有可供小憩的撑有遮阳伞的庭院，而其“艺文空间”更不仅宏阔，设备也是极现代化的。

在“艺文空间”里，研讨会前已开始了一个“作家群像”的摄影展，研讨会后还继续展出一段时间。摄影者是在台湾颇有名气的何经泰。大陆、香港几位作家的肖像，他是专门离岛来拍的。展出的像片都有门板那么大，不仅拍得好，剪裁、洗印、制作上更见功力。汪曾祺的照片，是在北京天坛拍的，以千年古柏上的大树瘤作衬托，展示出作家历经人世的沧桑而承传悠久文明的矍铄精神。为拍李锐和莫言的照片，何经泰不辞辛苦，深入到山西、山东农村，努力捕捉他们内在的气质。在“艺文空间”挂出的李锐照片，前景是一匹摇头晃脑的驴子，给人视觉一种突兀的刺激，显然寄托着拍摄者许多的喻意；李锐在照片上严肃地站立着，背后是古朴的窑洞。原来有些人以为来

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是当过毛泽东秘书的那个老李锐，一看这幅照片便了然无误地知道，来的是曾作为“知青”到山西插队，并在那里吮吸了大山和地母的乳汁、后来又以《厚土》等小说反哺那块瘠地，并感染了两岸三边许多读者的那位小说家。何经泰来北京时没找到我，我的照片，是到台湾时补拍的，开会那天才挂到墙上。他把我拍成从帷幕中露出头来，不动声色地旁观着人世；这张像也成了会议休息时人们的话题之一：小说家究竟应该充当人世间的弄潮儿，还是更适宜于对波诡云谲的世事和人性作壁上观？

这个研讨会会有两个特色值得我们在大陆开会时借鉴。一是限定每人的发言时间，在事前公诸周知，开会时严执不贷；每位与会作家谈自己创作历程和小说观，限一刻钟，对他们创作进行评论的专家，发言限十分钟，展开讨论时，自由发言者，每人限时五分钟；会场上设专人到时撤铃，不因远客、老者或名流而通融。这样的“游戏规则”，使会议开得生气勃勃，又言精质高，每人都认真准备自己的发言，客套话、敷衍话、废话、车轱辘话全免，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了相当充分的交流。另一特色是直言无忌，讨论中时有正面碰撞，虽不可能非常充分地展开争鸣，但“唇枪舌剑”的效应，是展拓了争论各方和在场旁听者的思路。如李昂、陈映真发言后，都爆发了极热烈的争论。笔者也同台湾一位评论家有令会场空气一